

诗学与美学研究丛书

浪漫的灵知

胡继华 著



非外借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诗学与美学研究丛书

浪漫的灵知

胡继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的灵知/胡继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2

(诗学与美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27824 - 6

I. ①浪… II. ①胡… III. ①浪漫主义—文学研究—德国

IV. ①I51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7088 号

书 名 浪漫的灵知

LANGMAN DE LINGZHI

著作责任者 胡继华 著

责任编辑 张文礼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7824 - 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467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31.5 印张 501 千字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诗学与美学研究丛书”序

在西方,从学科发展史上讲,先有探讨文艺理论与批评鉴赏的诗学(poetics),后有研究感性知识与审美规律的美学(aesthetics)。前者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代表,后者以鲍姆嘉通的《美学》为标志,随之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和谢林的《艺术哲学》为津梁,由此发展至今,高头讲章的论作不少,称得上立一家之言的经典不多,能入其列者兴许包括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丹纳的《艺术哲学》、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克罗齐的《美学纲要》、柯林伍德的《艺术原理》、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卢卡奇的《审美特性》、阿多诺的《美学理论》等。

在中国,传统上诗乐舞三位一体,琴棋书画无诗不通,所谓“诗话”“词话”“乐论”“文赋”“书道”与“画品”之类文艺学说,就其名称和内容而言,大抵上与西洋科目“诗学”名殊而意近,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儒典《乐记》、荀子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刘熙载的《艺概》等。至于“美学”这一舶来品,在20世纪初传入华土,因其早期引介缺乏西方哲学根基和理论系统,虽国内涉猎“美学”者众,但著述立论者寡,就连王国维这位积极钻研西学、引领一代风气者,其为作跨越中西,钩深致远,削繁化简,但却取名为《人间词话》,行文风格依然流于传统。这一遗风流韵绵延不断,甚至影响到朱光潜对其代表作《诗论》的冠名。迄今,中国的美学研究者众,出版物多,较有影响的有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与《西方美学史》、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邓以蛰的《画理探微》等。至于中国意义上的美学或中国美学研究,近数十年来成果渐丰,但重复劳动不少,食古不化风盛,在理论根基与创化立新方面,能成一家之说者屈指可数。相比之下,理论价值较为突出的论著有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与李泽厚的《美学三书》等,其余诸多新作高论,还有待时日检验,相信会在不久的将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面对国内上述学术现状,既没有必要急于求成,也没有必要制造某种民族性或政治化压力进行鼓噪,更没有必要利用现代媒体进行朝慕“新说”、夕伐“假论”之类的戏剧性炒作,因为那样只能产生焰火似的瞬间效应,非但无助于学术研究的推进,反倒招致自欺欺人、自我戏弄的恶果。我们以为,“非静无以成学”。这里所言的“学”,是探究经典之学问,是会通古今之研究,是转换创化之过程,故此要求以学养思,以思促学,学思并重,尽可能推陈出新。不消说,这一切最终都要通过书写来呈现。那么,现如今书写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会涉及哪些相关要素呢?

我们知道,传统儒家对待治学的态度,总是将其与尊圣宗经弘道联系在一起,故有影响弥久的“述而不作”之说。但从儒家思想的传承与流变形态来看,所谓“述”也是“作”,即在阐述解释经典过程中,经常会审时度势地加入新的看法,添入新的思想,以此将“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任务落在实处。相比之下,现代学者没有旧式传统的约束,也没有清规戒律的羁绊,他们对于经典的态度是自由而独立的,甚至为了达到推翻旧说以立新论的目的而孜孜以求,尝试着引领风气之先,成就一家之言。有鉴于此,为学而习经典,“述”固然必要,但不是“述而不作”,而是“述而有作”,即在“述”与“作”的交叉过程中,将原本模糊的东西昭示为澄明的东西,将容易忽略的东西凸显为应受重视的东西,将论证不足的东西补充为论证完满的东西……总之,这些方面的需要与可能,构成了“述而有作”的书写空间。如今大多数的论作,也都是在此书写空间中展开的。列入本丛书的著译,大体上也是如此。

需要说明的是,“述而有作”是有一定条件的,这需要重视学理(academic etiquettes),重视文本含义(textual meaning),重视语境意义(contextual significance),重视再次反思(second reflection),重视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

对于学理问题,我曾在一次与会发言中讲过:从“雅典学园”(Akadeimeia)衍生的“学者”(academic)一词,本身包含诸多意思,譬如“学术的、纯学理的、纯理论的、学究式的”等等。从学术研究和学者身份的角度来看,讲求学理(以科学原理、法则、规范和方法为主要内容的学理),既是工作需要,也是伦理要求。就国内学界的现状看,以思想(而非一般的思想性)促研究,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这需要具备相当

特殊的条件。“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近百年来，国内提得起来又放得下去的有根基的思想（理论学说）不多，真正的思想家为数寥寥。因此，对大部分学者而言，以学理促研究，在相对意义上是切实可行的。学术研究是一个逐步积累和推进的过程，国内的西方学术研究更是如此。经常鼓噪的“创新”、“突破”或“打通”等等，如若将其相关成果翻译成便于甄别和鉴定的英文或法文，就比较容易看出其中到底有多少成色或真货。鉴于此况，倡导以学理促研究，是有一定必要性和针对性的。这其中至少涉及三个主要向度：（1）学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借着用）；（2）理解与阐释的准确性（照着讲）；（3）假设与立论的可能性和探索性（接着讲）。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把研究做到实处，才有可能实现“创造性转化”或“转换性创构”（transformational creation）。

对于经典研读，我也曾在一次与会发言中讲过这样一段感言：“现代学者之于古今经典，须入乎文本，故能解之；须出乎历史，故能论之；须关乎现实，故能用之。凡循序渐进者，涵泳其间者，方得妙悟真识，终能钩深致远，有所成就。”

所谓“入乎文本，故能解之”，就是要弄清文本的含义，要保证理解的准确性。这是关键的一步，是深入研究和阐发的基点。这一步如果走得匆忙，就有可能踏空，后来的一切努力势必会将错就错，到头来造成南辕北辙式的耗费。而要走好这一步，不仅需要严格的学术训练，也需要良好的语文修养，即古今文字与外语能力。要知道，在中外文本流通中，因语文能力不济所造成的误译与误用，自然会殃及论证过程与最后结论，其杀伤力无疑是从事学术研究和准确把握含义的大敌。

所谓“出乎历史，故能论之”，其前提是“入乎历史”，也就是进入到历史文化的时空背景中，拓宽思维的广度与深度，参阅同时代以及不同时代的注释评说，继而在“出乎历史”之际，于整体把握或领会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与论证进行分析归纳、论述评判。这里通常会涉及“视域的融合”“文本的互动”与“语境的意义”等时下流行的解释学概念。当然，有些解释学概念不只限于文本解读与读者接受的技术性方法，而是关乎人之为人的存在形式与历史意识间的本体论关系。因此，我们在解释和论述他者及其理论观点时，自己会有意无意地参与到自我存在的生成过程里面。此时的“自我”，经常会进入“吾丧我”

的存在状态,因为其感受与运思,会涉及他者乃至他者的他者,即从两人的对话与体验中外延到多人的对话与体验中。在理想条件下,这一过程所产生与所期待的可能效应,使人油然联想起柏拉图标举诗性智慧的“磁石喻”。

所谓“关乎现实,故能用之”,具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在关注现实需要与问题的基础上,将相关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加以适宜的变通或应用,以期取得经世致用或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能效果。其二是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再次反思,力求返本开新,实现创造性转化或转换性创构,以便取得新的理论成果,建构新的理论系统。譬如,牟宗三以比较的视野,研究宋明理学与康德哲学,成就了牟宗三自己的思想系统。海德格尔基于个人的哲学立场,研究尼采的哲学与荷尔德林的诗歌,丰富了海德格尔本人的理论学说。后期的思想家,总是担负着承上启下的使命,他们运用因革之道,吸收不同养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切都是在“入乎文本”“出乎历史”和“关乎现实”的探索过程中,循序渐进,钩深致远,最终取得的成就。

在此诚望参与和支持本丛书的学者,均以严谨的学理和创化的精神,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读者诸君,以此抛砖引玉,促进批评对话,推动诗学与美学的发展。

借此机会,谨向出版资助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诚表谢忱!

以上碎语,忝列为序。

王柯平

千禧十一年秋于京东杨榆斋

目 录

“诗学与美学研究丛书”序	1
--------------------	---

浪漫和灵知

——一场没有时间的遭遇	1
一、无神之处,鬼魅横行	1
二、虚无,一个时代的宿命	5
三、灵知戏剧的原型及其启示	9
四、炼金与占星——早期现代的灵知	21
五、再造圣徒——波墨与浪漫灵知	32
六、瞩望千禧年王国	40

诗人立法与神意创世

——维柯《新科学》及其历史影响	49
一、智者的孤怀——维柯生平	49
二、“古今之争”——《新科学》的文化语境	51
三、探究人文的意蕴——《新科学》的基本命意	55
四、诗性智慧	59
五、发现荷马	66
六、维柯作为浪漫主义的渊源之一	68

异教神话审美主义的残像余蕴

——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观	73
一、缅怀古代的启蒙巨子——温克尔曼生平	73
二、德意志启蒙和古典主义美学	76
三、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78

四、神性之美——狄奥尼索斯—阿波罗两境相入	82
五、感受艺术的历史节奏	85
六、古典美学的精粹——人文主义的信念	88

诗与画的纠结

——莱辛的《拉奥孔》与美学的灵知	91
一、莱辛——“18 世纪的一个完美绝伦的人物”	91
二、异类世界正在展开——莱辛的时代特征	93
三、《拉奥孔》的结构和题旨	95
四、艺术分野与诗艺的绝对	103

魔幻词语,灵知载体

——“浪漫主义”概念辨析	106
引言	106
一、矛盾与歧异的“观念结”——思想史家的“浪漫主义” ..	108
二、整体视野下的文学规范——批评史上的浪漫主义	112
三、生存样法与政治决断——政治思想史上的浪漫主义 ..	115

革命与浪漫的变奏

——兼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120
一、漂泊者说	120
二、孤岛游子与诡异力量	121
三、革命——激动人心的修辞	123
四、返回黑暗的心脏	126
五、诗学的历史书写与自由的赞词	129
六、革命的宗教与社会的神话	131

神话逻各斯

——解读《德意志观念论体系的源始纲领》以及浪漫“新神话”	134
引言	134
一、理性的神话	137

二、感性的宗教	143
三、崇高的“灵”	147
四、“人类最后的伟业丰功”	151

断章诗学

——浪漫诗风的文类呈现	154
引言	154
一、断章古今谈	155
二、“浪漫诗”义辩	157
三、“超验诗”之境界	161
四、小说典范论	166
五、浪漫诗体裁建构之中的东方灵知元素	169

灵知与异乡神的基本象征

——歌德的《普罗米修斯颂》	179
一、引爆的火药	179
二、思想意象之源与流	182
三、灵知主义与异乡神——歌德普罗米修斯的意蕴	192
四、灵知化的普罗米修斯与浪漫主义	200
五、普罗米修斯与现代中国	215

春天,十个荷尔德林全部复活……

——一个德国诗人的历史剪影	217
引言	217
一、烟雨故园情——荷尔德林人生咏叹	218
二、背影历沧桑——荷尔德林多次诞生	221
三、惊鸿回望处——教养传奇《许佩里翁》	229
四、壮烈赴情殇——《恩培多克勒斯之死》	235

哀歌迎神,宗教和解

——略论荷尔德林的《面包与葡萄酒》	242
引言	242

一、哀歌流别略考	244
二、现代性与世界性视野中的哀歌	249
三、夜颂——癫狂之中神意盎然	258
四、追忆白昼——神话审美主义	263
五、黑白相融——和解的宗教	267

爱欲升华的叙事

——一论施莱格尔的《卢琴德》	276
引言	276
一、审美现代性——生命与诗歌的合一	277
二、众媛为“我”师——爱欲的上升之路	282
三、反讽——浪漫主义的修辞术	289

游子吟与新宗教

——二论施莱格尔的《卢琴德》	295
引言	295
一、讽喻的艺术与理论的小说	296
二、杂而不越,形散神凝	297
三、“爱本身”与新宗教	302
四、面具与隐微	310
结语:未完成的《卢琴德》与浪漫诗风	313

无限奥秘的寂静信使

——《夜颂》与灵知主义	316
引言:奇异,诡异与灵异——《夜颂》印象	316
一、放逐异邦的忧郁之子——《夜颂》之灵知渊源	318
二、“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颂诗体源流略考	325
三、形上暴力中一袭温柔	331
四、内在而又超验的沉思	339
五、墓畔哀歌	343
六、眺望新天新地	351

七、灵知的历史哲学	357
八、凄艳的归宿	364
诗人的慕悦,灵魂的憔悴	
——诺瓦利斯的《亨利希·奥夫特丁根》论略	371
题记	371
一、谁是“诺瓦利斯”?	372
二、启示的浪漫诗	377
三、自然象征主义	387
四、中西慕悦——从比较文学的观点看	401
文学的绝对	
——从浪漫主义到解构论	407
一、重审文学绝对性问题的背景	408
二、“文学绝对性”概念出场的历史语境	408
三、无法逃脱的康德,无法规避的《判断力批判》	409
四、审美观念——文学绝对性的雏形	410
五、文学绝对性的含义及其理论结构	412
六、悲剧的绝对性	414
忧郁的面纱笼罩憔悴的渴念	
——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绘画的风景略论	417
引言	417
一、“自然”如经典,风景是“发现”	418
二、风景如何被发现? 价值颠倒	420
三、悲剧的绝对——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隐秘动机	423
四、风景的神话	426
五、“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德国浪漫主义的一个经典 风景个案	431
布鲁门伯格的“神话终结”论	438
一、引言	438

二、“神话”与“神话终结”的含义	439
三、艺术神话的终结：从普罗米修斯到浮士德	443
四、结论：神话、生命、文化的共生	453
美与爱的灵歌	
——略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	456
一、流亡的寻神者	458
二、象征——圣灵在自然、历史以及天国的踪迹	462
三、俄罗斯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特殊意义	472
参考文献	477
后记	490

浪漫和灵知

——一场没有时间的遭遇

一、无神之处，鬼魅横行

初看上去，浪漫主义(Romanticism)和灵知主义(Gnosticism, 旧译“诺斯替主义”),在时空上相距甚远,在形式上不可比较,在义理上鲜有瓜葛。一个是一场作为现代性标志之一的诗学与文化运动,涌动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仍然笼罩着当今世界的历史地平线;一个则是来自基督教史前时代的朦胧记忆,一些差异丛生的神话教义体系,粗糙而又浑朴,即便是在它自己的时代也被普遍目为怪异的他者,备受打压和驱逐,没有被允许进入思想史正典的殿堂。然而,思想史本来就是由多元的观念、情绪和象征体系复杂纠结而成的粗糙织体,在这个织体之中获得历史价值的元素也只能在比较之中凸显出来,在阐释学的循环之中再现出来。所以不妨说,灵知主义乃是理解浪漫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历史视角,而浪漫主义又是把握灵知主义的一个独特的现代参照。

在一般史家的眼里,18世纪和谐而又优雅,理性君临万物,堪称启蒙哲学家的天城。经过启蒙洗礼和理性开示之后,心灵看似精致爽朗,丝毫不受深奥之物的诱惑,也不受怪力乱神的骚扰。然而,在蓝天丽日之下,“共济会”和“玫瑰十字会”携带着神话卷土重来,神秘主义大行其道,超级骗子和江湖术士大逞其能,灵媒论者和催眠术士艳帜高张,颅相学、骨相学、星相学、炼金术五花八门,惊险惊骇。意大利无业游民卡格里奥斯特罗(Count di Cagliostro, 1743—1795)混入巴黎,跻身上流社会,利用炼金术亲近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

皇后,制造闻名遐迩的“项链丑闻”,宫廷一时仿佛喜剧院。浪漫主义运动前夕,1791年,歌德的《巫术大师》(*Der Gross-Cophta*)在魏玛上演。这位德意志风月总舵主、诗界奥林波斯主神,还在自己的传记文字之中一再重构这个无赖兼骗子的故事,将他的行传同整个欧洲的剧变与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于是,一则毫无神秘气息的宫廷丑闻,竟然染上神话性质,以至于成为一项永远的证据,表明神话现象绝不可能在原始哲人“万物皆神”的长吁短叹之中寿终正寝。^① 18世纪,神秘主义成为一宗时代病,到处蔓延,免疫者稀。一个表面和谐看似昭明的世纪,各种暗潮涌动。一股强大的反科学、兴人欲的思潮随之兴起。思想史家伯林将这股反叛性思潮称之为“质和量的对决”,而为浪漫主义的降临预备了神话一般的语境。^②

“神圣绝迹,鬼魅横行。”^③此乃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 1772—1801)对18世纪末时代精神的诊断。语出他在浪漫同仁派对上的演说《基督世界或欧洲》,发表的时间是1799年秋天。诗人一开口就遣悲怀,忆往昔,追思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光辉美妙时代。可是,他顿觉神圣枯萎,人性破碎,政体肮脏,私欲主义、民族主义、专制主义甚嚣尘上,邪恶暴行蹂躏世界。人间邪恶缘何在?如何驱遣人间“恶”?此乃浪漫主义者念兹在兹的难题。诗人、自然科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诺瓦利斯目力所及之处,都是不知疲倦地忙碌的庸人。他们不知疲倦地忙碌,一心要让世界不再令人着迷。他们不知疲倦地忙碌,一心要扫荡神圣之物在大地上的任何痕迹。神圣绝迹世间,鬼魅横行无阻,浪漫诗人知其不可为而为地狙击鬼魅,寻觅神圣,而将自己变成了具备拯救知识的“灵知人”。因而,不难理解,诺瓦利斯的讲词为何以回忆开始而以预言落音。他要通过复活灵知,来给基督教世界或欧洲重振秩序,恢复活力,甚至还要建立一所没有国界的

① 对于卡格里奥斯特罗及其骗术与丑闻,布鲁门伯格在神话诗学视野之中进行了分析,参见《神话研究》(上),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85页。

② 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③ 诺瓦利斯的原文是“Wo keine Götter sind, walten Gespenster”,参见诺瓦利斯:《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林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页:“诸神隐去之时,鬼神来统治。”又参见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卫茂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页:“[诺瓦利斯的]这篇演讲的中心思想是:无神之处,鬼怪横行。”

有形教会,将所有渴望神灵的灵魂纳入自己的怀抱。在绝命抗争鬼魅和不懈寻觅神性的诗人羸弱的躯体上,浪漫主义与灵知主义相遭遇,而这是一场没有时间的遭遇。

浪漫主义与灵知主义的遭遇,让人在一种时间张力的驱使下,返回到“柔和而又伟大的”远古进程中。浪漫诗人感到,“一道神圣的面纱将远古掩蔽起来,使凡俗人不得窥见,可是命运从源泉的缓缓流淌中造就了凡俗人的灵魂,这灵魂凭借魔镜看见远古在神性的美丽中”^①。“凡俗的灵魂”,通过灵知的“魔镜”,而窥见远古的奥秘与神性的美丽。浪漫主义的超验性驻立于此,浪漫主义的新神话于焉复现,浪漫主义的救赎观由此流布开来。浪漫主义和灵知主义都关注“世间恶”的难题,都把此世当作异乡,将家园设定于彼岸。这些共同的要素让他们互相鉴照,彼此阐明。浪漫主义指点一条避世之路,沿着这条道路走进内在,我们可能就进入了灵知的迷宫。而我们在灵知的迷宫逗留之后,带着异样的眼光返回到现代场景,则能更好地感受和理解浪漫主义。通过浪漫主义观照灵知主义,我们能发现古代某些不为人知的隐秘。反之,通过灵知主义鉴照浪漫主义,我们又能理解现代某些难以觉察的虚无。而且,浪漫主义与灵知主义,不是远亲,而是血亲:灵知主义以神话逻各斯对古代难题的解答转变成了浪漫主义以诗学新神话对现代世界的质疑,反过来浪漫主义对现代世界的质疑却印证了灵知主义问题意识的彻底性。应该说,灵知主义和浪漫主义所尝试解决的难题,都是“原则上不可回答”的难题,都是扎根于人类生存处境之中的难题。因而,灵知主义的神话逻各斯也好,浪漫主义的诗学新神话也罢,都只不过将人类生存处境之根本问题托付给了“绝对的隐喻”而已。^②

置身于“神圣绝迹,鬼魅横行”的文化危境之中,浪漫主义声称要解决人类生存处境之根本问题。历史仿佛总是重复,浪漫主义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所遭遇的处境,同滋生灵知主义的晚古处境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公元 2 世纪的晚古,动荡不定的地中海沿岸直至两河流

① 诺瓦利斯:《断片补遗》,见《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第 189 页。

② Hans Blumenberg, *Paradigmen zur Metaphorologie*, Bern, 1960, Z. 19:“绝对隐喻要回答……那些原则上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们是无法被消除的,因为不是我们提出了它们,而是我们在人的存在根据中发现了它们。”

域的东方,历史的涡流启示了激动人心的象征意义,灵知主义的涌动几乎使新兴的基督教轮廓模糊,甚至使之处于濒临消逝的危机中。^①人在宇宙之中的地位完全不可确定,因而受到了一种强大的陌生感的驱迫。“宇宙随着我自己可能感受亲近的内在逻各斯一起消逝了,人类借以安身立命的整体秩序消逝了。我安身立命之地现在就是一个纯然粗暴的偶然。……我们的生命纯属偶然,而在这一宇宙图景之中被剥夺了任何一种可能作为人类自我理解参照系的人类意识。”^②“秩序消逝”(Ordnungsschwund)构成了这种生存处境的根本特征,它还不只是无家可归、孤苦无告以及焦虑恐惧的心境。这种处境还表明,自然冷漠无情,人性分裂离散,邪恶畅行无阻,城邦机械粗暴。更为可悲且更为渺茫的是,自然、人性、邪恶、城邦都不指向任何一种目的。目的论从宇宙体系之中被一劳永逸地排除出去,一切属人的价值都得不到任何可靠支撑。于是,宇宙邪灵化与精神的虚无化,乃是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这一从晚古开始的悲剧性进程,笼罩着整个现时代的纪元,到浪漫主义时代臻于高潮,灵知主义的流风余韵还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地平线上散播。满天涯烟雨断人肠。人与整个宇宙秩序的断裂便构成了灵知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形而上共同背景。宇宙仿佛是一个寒冷而无声地绵延的荒原,灵知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孤寂地走上流亡的朝圣之路。“一片雾霭骤然降临——霎时断裂了诞生的脐带——光的束缚。”^③这是诺瓦利斯《夜颂》之三中的名句,将诡异的灵知化作柔美的诗情。还乡的执念和超验的狂热构成了浪漫主义的底色,而这一底色也深深蕴藏在灵知主义的形而上背景之中。秩序消逝,位置飘零,唯有一种自由无羁的意志霸道纵横,从根本上否定了世间万物及其本性,破除了事物所具有的稳定结构。^④

于是,虚无主义便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的命运。人与整个宇宙秩序的断裂,乃是虚无主义的根本。迷途之人在灵知的驱动下寻找家

① 阿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姚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

② Hans Jonas, *Gnostic Religion: the Message of the Alien God and the Beginning of Christiani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p. 323.

③ 诺瓦利斯:《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第34页。

④ 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